

戏曲武功之魅力

张效民

(河南三门峡市陕州区蒲剧团

472100)

蒲剧艺术精彩纷呈,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它不仅唱腔粗狂奔放,就连念白也铿锵有力;翻扑跌打扣人心弦,技艺娴熟多显精良!现就蒲剧的武功表演浅谈如下,以求同行商榷共勉。

一、蒲剧武功的情感揭示

蒲剧的武功技巧,堪称塑造角色的肢体语言,表现人物的绝佳手段。尤其蒲剧武功表演,它能把人们生活中自然形成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甚至是难以用逻辑语言所表达的情感情绪,用以高超的武功技艺,活灵活现的展现于舞台。众所周知,武打见长的蒲剧,它的技巧花样甚多,其中不乏更好地烘托剧情,更为形象地刻画人物,更为妥帖地揭示着人物心理等。譬如蒲剧《八大锤》,起先原本是京剧的小生或武生戏,蒲剧很少有人演,因为它对演员的武功要求甚高,若没扎实过硬的把子功、腿功、厚底功,想要演好《八大锤》简直空谈。更别说翎子功、帽穗功,腰上的大带了,还有那占满两手的枪杆,其中的一切一切,丝毫都不能有差错、纰漏,除此之外还有更高要求!要不同行都说:“宁演《挑滑车》不演《八大锤》!”2001年,我心存好奇,碰巧有幸跟陕西京剧院老前辈樊奇老师学戏《八大锤》,为了凸显蒲剧特色,樊老特意为陆文龙增加了唱词。开始先是交代剧情情节,接下来表现金兀术的小殿下,初生牛犊不怕死的霸气、自信。例如在和岳飞的“快抢”过招,一阵急促锣鼓“紧四击头”响起,我使用一串“连蹦子”,双手持枪跃起急削岳飞头盔,精准的3秒钟后,“紧长锤”加上“大圆场”渐渐减缓节奏,顿显剧情之轻重缓急,进而彰显蒲剧武打极其优美的节奏感,同时也巧妙表现了互为敌对一方的较量情境,以及相互羡慕的情感流露。单见岳飞不敌,欲显败阵之时,我反倒艺术化地显露出陆文龙当时那胜战之喜悦,此刻我抖“翎子”大喊“追!”,继而转身再到“上场门”亮相,一阵表现内心的“耍翎子”过后,再由“圆场”至下场门耍“枪花”,咋看枪花由快到慢,由慢再到快,刹那间猛地戛然而止,突然又要“双枪花”,热闹处再来“蹯腿磋步”蹯腿磋步,这样不禁增强了舞台艺术感染力,加之紧急风锣鼓中飘逸下场的精彩亮相!敢说回味那多个回合揪心的武打呈现,把个初上战场、战之即胜的陆文龙,灵动鲜活地展现给了观众。

为彰显武打的层次感,我细心领会樊老的教诲,更注重把握戏剧节奏,如岳云与严正芳的对打,不妨看看左枪打靴底,右枪打碰头,左右枪盖锤,左右接马腿等。尤其“四击头锣鼓”中,左锤拨双枪,陆文龙起腿翻身扔右枪转左身,瞬间持枪形成十字,进而快速背枪平转身,右手挽翎子精湛看好!紧接其下的两员小将均为将门之后,看上去彼此互不相让,哪料惊喜之际,咋也渐生爱慕之情,颇有韵味的两两相望,加之锣鼓的烘托伴奏,真乃此刻无言胜有声!纵观这段武打表演,一招一式不含糊,难度之大!具体说,就是要求眼神儿、动作及情感,必须融为一体,必须用真情实感去表演,必须做到“以情带动”,同时又能

使得观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拿激烈的场面。

二、不可忽视戏曲武功对特定人物的刻划塑造

谈及戏曲武功的人物塑造,不可不注重它对特定人物独有的塑造功能和手段。大多舞台人物形象,都是由个性特色鲜明的武功动作征服观众的。它以杂技发展而成的许多绝技绝活,以及“人所难能”的特殊功力,时常为舞台增光添彩。

我与张艳搭档演出的蒲剧《扈家庄》,按说王英一角,武生、武丑均可演出,但我以武生行当扮演。导演拍戏期间,为使我能更为准确地表现上阵不用战马,跳蹯恰似白鹤翔的“矮子虎”形象,进而与“一丈青”(扈三娘)的对打,面对扈三娘骑马挎枪,我便以“跳来窜去,闪躲腾挪”的表演,有趣地呈现了王英与扈三娘便斗边打的诙谐情景,使得此番舞台处理颇显戏曲张力,更也增添了王英幽默、狡黠的另一面。

多年舞台实践告诉我,巧用戏曲的武功技巧,以及夸张变形等特效,成功刻划特定人物形象之范例也美不胜收!当年厉慧良在《钟馗嫁妹》中独创的特技堪称一绝!激烈的锣鼓声中,钟馗于桌案腾空翻跃,随之桌上落下,咋看一字分开两腿稍收,最后却保持“横叉”一字落地,咋看干净利索,使得这头戴“判盔”、红袍加身者,天神般从桥上“横叉”飞起,恰似熊熊燃烧的烈火一般,实乃蔚为壮观!威猛中多显儒雅,狰狞中少有妩媚,武中见美,武中有文,无处不现武功之美!

三、不可小觑戏曲武功助推戏曲矛盾的重要作用

较于其它舞台艺术,戏曲武功最显著的特点,就在于它的多元性、综合性,还有那无可比拟的虚拟性、假定性,实实难得的随意性、象征性。咋看虚实相生,给演者造就了诺大无比的演绎空间。除了有利演员塑造人物,还能烘托极为震撼的舞台环境,以及服务演员表演,处处都有着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

我曾演出近百场的蒲剧《雁荡山》,该剧可以说台词唱腔几乎没有,全凭戏曲的武功技巧去表现起义军官兵艰难环境下展开殊死搏斗场面,整场戏始终呈现官兵的枪刀恶拼,格斗厮杀的异常惨烈!但见抢到舞动处,敌兵马翻人仰!接连不断的“云里翻、倒刺虎、蹯抢背”等高难度动作,精彩不断!真乃搏斗中蕴含沉稳,紧张中方显自如;再看水战场面:人体如鱼跳跃,跟头高空翻卷,将其水中厮杀之战之场面,清晰呈现于观众面前。

再看现代戏《智取威虎山》的武功表演,滑雪队跳板腾空弹出,一连串跟头翻卷落地!再看威虎厅武打,解放军登上座山雕座椅,持枪跃起了“云里翻!”更有《沙家浜》新四军(跟头)翻墙,恰似为传统蒲剧赋予了新的现代意识。

难怪多有人言“戏不离技,技中有戏”。可见“好戏”要通过技艺展现,好技艺也难离戏之缀点。记得梅兰芳曾说:“人们欣赏戏曲,除了喜欢故事,更重欣赏表演,观众的爱好程度,往往取决于演员的技艺。”最后我想说,这种“戏与技”的完美融汇,加之赏者的积极参与观感互动,也使得戏曲武功步入了绝佳的状态和意境。